

A REVIEW OF THE IMPORTANT CHINESE ARTIST IN THE PAST 30 YEARS WANG WEI XIN

中国美术 30 年 (1970—2000)

重点画家书系

汪为新 卷

四川出版集团
四川美术出版社



ISBN 978-7-5410-3326-1



9 787541 033261 >

定价：200.00 元

**A REVIEW OF
THE IMPORTANT
CHINESE ARTIST
IN THE PAST 30 YEARS
WANG WEI XIN**

中国美术30年 (1970-2000)

重点画家书系

汪为新 / 卷

四川出版集团
四川美术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美术30年重点画家书系. 汪为新卷/汪为新绘.
—成都: 四川美术出版社, 2007.5
ISBN 978-7-5410-3326-1
I.中… II.汪… III.中国画—作品集—中国—现代
IV.J222.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7)第067247号

中国美术30年重点画家书系·汪为新卷

ZHONGGUOMEISHUSANSHINIANZHONGDIANHUAJIASHUXI • WANGWEIXINJUAN

主 编: 边平山
责任编辑: 李咏玫 汪青青
校 对: 倪雪莲
摄 影: 一 然
设计制作: 平山设计制作工作室
版 式: 苏廷珠
制 图: 高怀君
出版发行: 四川出版集团 四川美术出版社
地 址: 成都市三洞桥路12号
邮政编码: 610031

印 刷: 北京翔利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9毫米×1194毫米 1/16
印 张: 20印张
图 片: 163幅
字 数: 5千
版 次: 2007年5月第1版
印 次: 2007年5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10-3326-1
定 价: 200.00元

/ 编者按

大型历史文献《中国美术 30 年》以历史的尺度对 1970 年—2000 年中国美术的发展历程作出真实、客观的梳理、反映和总结。理清这 30 年来中国美术的发展脉络,对这段历史期间的重要事件和文化现象作出详细的评述,对中国美术 30 年的整体局势作出史料性的研究。

《中国美术 30 年》以七十年代“批黑画”事件始,主要以《美术》《美术报》及《江苏画刊》等报刊为史料依据,对这 30 年来中国美术的历史作一个总结,尽量真实、客观地反映当时的文化状态。

《中国美术 30 年》回顾和评述历史的重要事件与文化现象,如“’85 思潮”“星星画展”“东方画会”“文人画现象”及九十年代所出现的“新生代”等,分几大版块作详细的评述。

本着专业性、学术性、历史性的原则,对《中国美术 30 年》各重要历史事件与文化现象中的主要人物进行专访。

对这段历史中最有学术价值的画家、代表人物,将陆续编入《中国美术 30 年·重点画家书系》。

汪为新

又名止亭，江西永新人。1995年毕业于北京服装学院工艺美术系

现为职业书画家，独立撰稿人

出版个人画集5种，在各种学术刊物发表文章50余万字

个展

“汪为新书画艺术展”（中国美术馆）

“琅园无声·汪为新书画艺术展”（山东省博物馆）

联展

“当代水墨探索展”（中国台北）

“北京青年美术作品展”（当代美术馆）

“中国画家五人展”（1998 中国美术馆）

“当代艺术家精品展”（2001 北京）

“INK AND PAPER”（2002 法国）

“第2回中韩书法家交流展”（2002 汉城）

“中国当代书画家邀请展”（2002 北京大学）

“三人水墨画邀请展”（2003 北京民族文化宫）

“首届花鸟画邀请展”（2003 广州美术馆）

“李津、汪为新、王晓辉三人现代水墨展”（2004 巴黎）

“山水画邀请展”（2004 广州美术馆）

“中韩书画家邀请展”（2004 河北迁安）

“美术市场·名家邀请展”（2005 北京中国画研究院）

“中国画名家邀请展”（全国政协礼堂）

“2006年浙江美术年之写意临海·全国当代青年国画家邀请展”（台州艺术馆）

“2006传承与融合·当代中青年国画家邀请展”（广州国际艺术博览会、杭州大剧院）

“天光云影·水墨联展”（北京美术馆）

刊载

《美术》《国画家》《青少年书法报》《书法报》《东方艺术》《国画大家》《艺术状态》《美术市场》《名家逸品》《艺术与收藏》《中国当代艺术1999-2000》《中国书画》《当代艺术家文献》《国画文献》《艺税集·花鸟》《艺税集·山水》《中国书画收藏》《书画收藏》《藏画》《中华书画》《艺术与投资》《水墨味》等

媒体介绍

1996年中央电视台书坛画苑专题介绍、山东电视台“时代美术”专题介绍

《中国文化报》《中国商报》（收藏版）《中国信息报》《中国音乐报》《中国桥》（英文版）



目录

/ 为腐朽凿窍
/ 11-14

/ 今生读过的和想读的
/ 15-20

/ 山中心情
/ 21

/ 琅园
/ 佛道人物
/ 23-185

/ 琅园
/ 山迹
/ 187-267

/ 琅园
/ 鸟说册页
/ 269-289

/ 琅园
/ 书法日课
/ 291-319

为腐朽凿窍

——对话汪为新

录音 / 王璐

整理 / 原道训

时间 / 2006年5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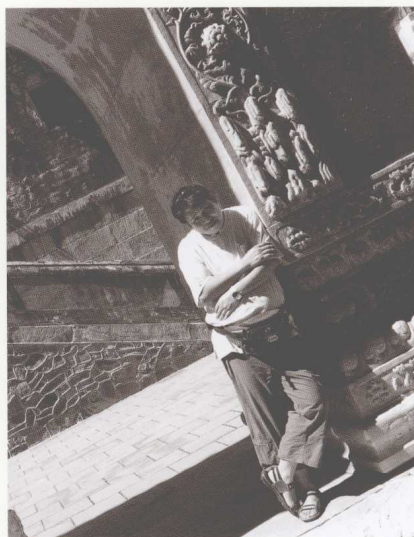
地点 / 北京汪为新寓所

原（原道训简称原）：应该说当代精神的贫乏与责任感的缺失使艺术家变得极其功利，我经常在铺天盖地的杂志上见到各类“名家”作品，其实更多的是艺术界里的官宦、文界里的混混、伪批评的荒谬，我有时抑制不住内心那种狂怒，心想，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文化背景使得“自我欲”抗衡于价值思想外甚而让“艺术的纯粹”变得无奈？

汪（汪为新简称汪）：我羡慕你那种独立于艺界外的纯粹精神，因此你显得比我清醒，我总与别的朋友说，不要把艺术估计得太高，也别对艺术家期望过高。画道小技代表不了人类的主流，艺术只是个体，只是一种附庸。当掠夺者把刀架在你脖子上时，你坚持你的精神原则，因此你成了殉道者，我们都怀念你；还有就象我这样装疯卖傻，对内我忠于自己的作品，对外我宣传我认为正确的艺术理念，其实也是一种抗争。假如我慷慨激昂去表达愤怒，仿佛是为人为地、艰难地与自我作对，可能这种激情瞬间即逝——你没有这样持久的隐忍，便很难有客观立场。还有，当下的所谓“权威”还不能强迫象你我这样的优质文化人俯首就范，这就显示我等的力量。

原：可能你身上有很多更隐忍的地方。范仲淹说“宁鸣而死，不默而生”，我们有良莠之分、雅俗之分、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之分，你怎么看？

汪：就说音乐，在古代，用雅乐的地方是不允许有俗乐的，原始儒学讲“俗”根本不应该产生，否则大逆不道。孔子说：“恶紫之夺朱也，恶郑声之乱雅乐也，恶利口之覆邦家者。”同样，不管这个讨好顾客的拙劣的画家怎样以艺术为幌子，终究也是让人唾弃。当下最丑陋的艺术背景里或许给良知艺术人提出更严峻的挑战：因为当代艺术环境被蒙蔽，优秀艺术家可能很长时间得不到常人理解，但至少我们可以把我们内心所在的与理想中想要的作问心无愧的价值比量。有时我们也应该考虑放下内心中自恃傲慢的东西与普通人去交流你的“雅”或“俗”的观念，而不要自认自己从事的便是精英文化，而别人却并不承认自己是非精英文化，这就需要交流、沟通。



原：这种沟通有时难度很大，譬如说你自己的作品，有普通人买来把玩的吗？对大多数平民来说只是看热闹，另外我想印证一下，我听说你有一个画展的作品大部分被同行认购，据说还有诸多名家，是否有这回事？如果是，你对大众文化的关心是否只是停留在良知或期望还是理想上的？你要把普通平民培养到一个画家的水平来解读你的作品和以你的阅读去审视别的作品一样都是很难做到心平气和地交流。

汪：由于这些反省所揭示的事实以及反常的介入，我们应该承认一个现实：面对我们的文化现状，我们为此歇斯底里地骂过，无情地嘲笑过，解构过，但没有建构过什么，所以还是失败的。你对传统文化的认识是正确的，那你心平气和去给别人讲解，让他也享受与你一样的快乐好了。我们历史上有两种类型：司马光型和欧阳修型，表面看他们是完全不同的，但是他们争的是中国传统文化的解释权，所以你翻开《司马文正集》或《欧阳文忠公文集》就能看到实际上他们对传统文化的解释都是毕恭毕敬的。而我们当下所面临的环境比较复杂，有时你可能孤掌难鸣，但我们不担心偏激或特立独行的行为。有句话叫“殊途同归”。只要是站在文化高度上的思维语言，我们都去尊重他。

原：但中国当下背景既不象古代也不象国外。在近代有很多文化界的领袖人物，譬如你谈到蔡元培、陈独秀，还有精神领袖如王国维、鲁迅，在古代，绘画上你谈到石涛、八大或元四家什么的你肯定肃然起敬，但在当下，还有谁值得我们去尊敬？在元人看来的“儒不如娼”是因为汉文化被忽略，儒家在少数民族的统治下没有地位，而今日，有些画家却不如娼，是因为他们与娼妓所想一致而所言所辩不同，这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悲剧。

汪：你今天确实很亢奋，这个时代的悲剧是需要若干年才能印证的，有很多人还不值得我们去批判，倘若有机会，你我都做点其他更有意义的事，譬如说传统文化、传统艺术、传统文的人格什么的，切莫让我们这代人象美国人，一数到自己爸爸的爸爸便数不下去，哭着说找不到老爸爸啦！

原：在这个呼唤良知与纯粹精神的时代，我可能更多地看到极为负面的东西，因此我有时显得悲观、消极。

汪：其实我在前些年也是如此，但平时大部分时间在创作，那边的烦恼可以在这里消化，有时想想自己也只是一个个体而已，不要对外界有杞天之感，理想与现实有很远的路。我常举这个例子：《封神榜》中的神怪里最厉害的是殷郊，他的番天印乃天下第一盖世奇宝，只要口中念念有词，喝一声“疾”，该盖世奇宝便劈将下去，遇山开山，但再厉害也没姜子牙的“打神鞭”厉害，可惜我们都不能成为姜子牙。



今生读过的和想读的

文 / 汪为新

我经常倚靠在我书房里的四角椅上，到时，太阳可以斜斜地笼罩半个书房。因为我居五楼，楼下面的一切是能闻而不能视，能见的大约只有南窗桌前这缕到晌午得见的可以注射到我体中的阳光，也成了我阅读之所求和所弃、快适与弗悦的见证了，随同妻到时在里屋轻唤我的声响，如同我每天的起居节奏，日复一日。

阅读是取长补短的有效之途，可以随着我的年龄增长而不断取舍，清晰的越来越清晰，混沌的越来越混沌，一知半解的永远一知半解；这使我怀疑台静农，他十二三岁读李白《春夜宴从弟桃花园序》肯定也是囫圇吞枣的，至于最末的那句“如诗不成，罚依金谷酒数”，我更是到很晚才知道“金谷”是晋朝石崇的园子，而石崇是一个好斗富的卑劣贵族。

在我少时，父亲常教导我要“闻鸡起舞”。父亲是一个严肃且古板的人，话语既多却不冗赘。因为家就在学校，学校离乡村很近，鸡犬之声相闻，对“闻鸡起舞”或“鸡鸣桑树巅”都有独特的理解，后翻阅《晋书》见其中对祖逖有“轻财好侠，慷慨有节尚，每至田舍，辄称兄意散谷帛以贫乏”的记载，才知道祖逖这个毛头小伙竟然有孟子所说的己饥己溺的襟怀，也明白大家对“闻鸡起舞”所偏爱的另层意义。

与书画结缘至今，阅读陪伴我在自娱自乐中消磨诸多时光。书画如今是我的职业，每有润笔，喜笑颜开之余倒觉得阅读其实是最不世俗的，它可以冷眼旁观这事态一切。尽管书画上常有放翁那种“老子尚堪绝大漠”的理想，而在阅读古人时，那份豪气在宁静中慢慢消磨。有时又心想，那种天天云游的古人吃喝什么？左传成公二年中不也有句话“人生实难”，甚至陶渊明临命前的自祭文也拿来当自己的话，人这一辈子里面着实弄不清楚，自生到这个世上到底是你役使了世界还是被世界役使。

我还见过一位老先生书评里载过《银论》（或叫《新增银论》），我查了一下网上，这应该是光绪九年的书。有意思的是谈到外币的说明，如西班牙币标记图案，有这么一段话“其左边烛台腰下处，必要有此鬼字。”原文更有意思：

各般银样要留神，着意推求假与真，莫道识银夸口角，天师犹恐遇邪神。边栏第一须

